

這些「油老虎」為何被會政治騙子拿捏？

反腐大片持續更新，近日，由中央紀委國家監委宣傳部與中央廣播電視總台聯合攝制的四集電視專題片《反腐為了人民》第二集《風腐同查同治》播出。

其中提到了石油系統的「油老虎」徐文榮（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有限公司原黨組副書記、副總經理）、王宜林（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有限公司原黨組書記、董事長）、古學進（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有限公司諮詢中心原副主任）等人的案列。

上述「油老虎」結交政治騙子，組局拉關係，靠油吃油，最終落馬。專題片提到，近兩年被查處的中國石油系統多名領導幹部從飯局上墜入政治騙子設下的迷魂局，就是典型案例。

政治騙子周顯明其人

這一切要從一個名叫周顯明的政治騙子說起。

據專題片介紹，周顯明是吉林人，中專學歷，在當地是個包工頭，做過一些吉林石化的工程，他覺得如果能在中國石油攀上些關係，應該就能多攬點活兒，於是產生了到北京來拓展關係的想法。到北京後，他致力於通過各種飯局結識人脈。

周顯明說，他發現有背景這種人很吃香。就是他們很喜歡接觸一些領導身邊的人，很喜歡一些所謂的有能量的人。「反正我吸引眼球，這種事情他只要將信將疑了，他就不是完全拒絕，這樣就可以給你機會。」

專題片披露，中國石油幹部中，首先結識周顯明的是徐文榮。徐文榮平時就信奉圈子文化，熱衷於組局吃喝，通過飯局攬人脈拉關係。

徐文榮對自己要求也不嚴格，也經常在外面吃喝。「周顯明是一次很偶然的機會，他們邀請吃飯把我叫上了，就那麼認識（周顯明）的。」徐文榮提到。

周顯明有何本事能忽悠精明的「油老虎」？周顯明看準一些領導幹部想要走捷徑「搭天線」的心態，給自己精心編造了一整套履歷和人設，在各種飯局中聲稱自己是某位國學大師的弟子。

由此，周顯明又結識了許多對國學有興趣的領導或領導家屬。他這套話術對那些不信組織信關係的人很有吸引力。徐文榮就是

其中的一個。

徐文榮認為周顯明抓到了其「軟肋」。徐文榮說，當時他特別相信還是要靠「天線」、關係，「他（周顯明）還是在攻我最薄弱的環節，就是我當時在職場上不如願」。

周顯明說，徐文榮信風水，然後想接觸領導，扭轉他不得意的局面，「所以我就順勢而為，我說我也認識領導。當然這都是說謊，但是當時徐文榮的心理是，只要有契機就願意與我接觸」。

專題片提到，為了顯示自己確有門路，周顯明經常顯擺一些所謂的「內幕信息」，這些信息大多是他混跡多個圈子聽來的。他常用的手段，就是把從某個圈子聽來的消息加工一下，再拿到另一個圈子販賣。

中央紀委國家監委機關工作人員指出，周顯明交往很廣泛，這些領導幹部在飯局、牌局上討論的一些信息，然後他自己進行整合雜糅，然後添加上自己的劇情。亦真亦假、亦虛亦實，讓別人無法驗證，好多領導幹部就寧可信其有。

周顯明的另一個行騙技巧，就是不急於利益變現，而是放長線釣大魚。他認為太著急會把人嚇跑，得先慢慢處關係，人脈越結越廣了，遲早能變現。

周顯明提到，「我可以叫他們出來吃飯，本身就對我是一種幫助和影射。就是你看老周這個朋友圈層次很高，那老週一定是個層次不錯的人」，獲取一些資源，然後等待著機會轉化。

在交往中，周顯明看準機會，讓這些幹部對他加深信任。2011年6月，徐文榮被提拔到外地任職，這本是正常的組織安排，但周顯明卻謊稱是自己找大領導幫他辦成的。徐文榮信以為真。周顯明感到，在他身上變現的時機成熟了。

「油老虎」甘願入局

一次在看似不經意間，周顯明和徐文榮聊到了自己家有企業在吉林石化做工程，但也不提什麼請托。此時的徐文榮早已喪失警惕，反而認為這是個獻殷勤的好機會，主動提出幫他拿點項目。

徐文榮說：「鋪墊好了，讓我往裡跳也好，是我自己願意往裡跳也好，結果就是這麼個結果。」後來，項目給周顯明越介紹越



多。徐文榮認為自己真遇上了高人，不僅利用影響力幫周顯明在石油系統攬了好幾個項目，還抱著獻寶的心態，主動將他引薦給了時任中國石油副總經理的王宜林。

王宜林也甘願陷入局中。王宜林提到，徐文榮喊周老師，我也跟著喊周老師，他說了些國學我也不懂，但是他說認識這個領導、那個領導，這個方面我倒是挺感興趣的，考慮是不是能夠找一些靠山。

2011年到2015年，王宜林經歷了兩次重要的提拔，每次提拔前都找周顯明打聽消息，周顯明像對待徐文榮那樣故技重施，一口咬定已經從大領導那裡得到確切消息。

王宜林說，周顯明說聽到的消息，中國石油的「一把手」非王宜林莫屬。王宜林認為，周顯明說得這麼堅決，那他是非常有能耐的人。所以到中國石油任職以後，與周顯明關係更加近了。

王宜林說：「我就是這種政治投機的心態，他正好就是知道我這個心思，抓住了我這個弱點吧。」

面對鏡頭，古學進說，現在想起來，他（周顯明）是想跟我拉那種關係，為他做一些事。

專題片指出，王宜林、古學進都曾上當受騙，奉周顯明為座上賓。歸根結底，問題還是出在他們自身。

當王宜林對周顯明徹底深信不疑時，周顯明則吹噓未來能幫助他仕途更進一步。在這個誘餌引誘下，王宜林和周顯明交往越來越密切，經常一起出入各種酒局飯局，實際成了周顯明抬高自己身份的工具。

中央紀委國家監委機關工作人員指出，他們自己內心的理想信念發生了動搖，他們心裡邊有縫，所以才會讓周顯明這樣的人乘虛而入，利用他們這種不信組織信關係、想走捷徑的心態，挑動他們、利用他們、欺騙他們。

利用信息差翻雲覆雨

專題片揭露了政治騙子的行騙手法，即利用信息差翻雲覆雨。徐文榮曾想調回中國石油，請托周顯明幫忙。周顯明於是順勢利用王宜林，請他關心徐文榮的調動。

周顯明講述：「我跟徐文榮忽悠的時候，我沒說我找王宜林，我說我找的大領導，所以他到最後也不知道我是找王宜林接他回來的。」

周顯明拉攏「圍獵」這些中層幹部，是想培植能為自己謀取利益的圈內人，古學進由此進入了他的視野。

當時古學進是中國石油信息管理部副主任，而原來的主任即將退休。周顯明瞭解到這些信息後，主動許諾能幫助古學進晉陞職務，古學進當然求之不得，對他全力攀附。

古學進認為，周顯明跟領導在一塊吃飯，咱感覺到肯定關係不錯，「他說我可以給你推薦推薦，給領導推薦誰，肯定也是領導很重視」。

專題片提到，當時古學進是副總，他（對項目）並沒有拍板決定權，所以周顯明實際上是把古學進推上去。周顯明利用王宜林插手幹部任命，實現了將古學進扶正的計劃。

古學進當上部門主任後，將信息化項目給了周顯明指定的公司來做，兩人都從中攫取了巨額非法利益。周顯明獲利之後，向王宜林、徐文榮也送上房產、錢款，通過利益均沾將他們徹底綁定，以便能更肆無忌憚地在中國石油謀取利益。幾年間，周顯明在中國石油左右逢源、上下通吃，承攬工程項目業務額近3億元，嚴重破壞中國石油政治生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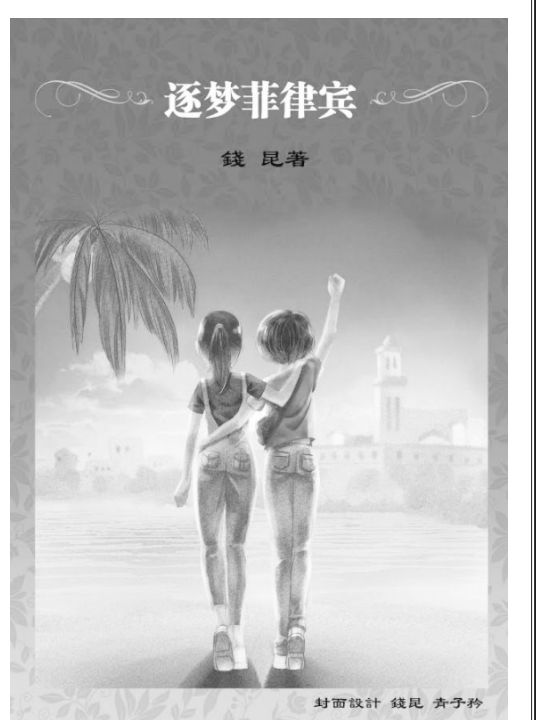
專題片還提到了「圈子套圈子的現象」。徐文榮回京後，有意在中國石油經營自己的小圈子。周顯明瞭解到他的心思之後，立即出資在徐文榮家附近小區租了間房，打造成專門的特色食堂，方便徐文榮經常邀請人來這裡打牌吃喝，他則藉機參與其中，結交了更多中國石油中層幹部。結交政治騙子，害人害己，肆意妄為的結果，是終有爆雷的一天。

小巷的前面頓時開闊了起來。一條像四百米跑道寬，長有二百多米的石板路由南向北延伸開來，這就是花園大巷，同小巷一樣行人稀少，左邊就兩處門號，前是5號的顏宅和一牆之隔的花園7號的千多平方米花園已荒廢多年，除了幾棵榕樹，刺桐樹和龍眼樹外，盆花沒有一朵。據說花園裡的三口水井，先後有人死在裡面，因而少有人到此。右邊，是花園主人洪宅的無門長牆，一直延伸到了近顏宅大門的十幾米處才凹了進去，使顏宅的石庭豁然寬闊出一塊約莫二百多平方的長方形小花園，凹進去的洪宅牆，同一座二層樓的牆邊夾出了一條大約半米寬的無名宅巷，這是顏宅通往相公巷的一條捷徑，不是附近人，很少有人知道它的存在，這也是一條便利相公巷的一些住戶和平民通過此窄巷到顏家門口來挑水和用石臼搗搗米、花生什麼的，逢年過節時，顏家門口那口從不乾枯的水井和碩大的石臼，總會招來了許多的人來挑水和使用。

但顏家人除了到相公巷辦事和走親訪友外，很少走過此巷，而是慣性使然地穿過小巷到東街買東西。

菲妮推著行李，很快走到了家門口。按了門鈴之後，聞聲而來的菲凡和菲龍均很驚訝地看著菲妮，還未問答，雲姨便對他倆說：「得補一張移民局的聲明才能放行。」一家人來到了大廳落座後，均發出了同一個聲音——菲妮往菲律賓是屈指可待，為期不遠的事。

碰頭後，雲姨去廚房準備午餐。菲妮則手提行李往大房裡走去，菲凡則慌慌張張地跟在後面說：「姐，對不起，我已搬到你的房間住了，如果你介意的話，我再搬回廂房去。」菲凡的話，讓菲妮的心怔了一下，心想，這麼迫不及待，這種先斬後奏，鳩佔鵲巢的行徑，令菲妮很不爽，一絲不從快臉上掠過，強壓住往上冒的火氣，冷冷地說：「你還是搬回廂房吧，換了房間我會睡不著的」，菲凡點了點頭，她知道，菲妮真有這毛病。來到房間，菲妮發覺書櫃不翼而飛了，趕緊跑到廂房一看，還好，安然無恙一本不少，但書櫃上的舊書本和舊報紙卻不見了。菲妮一問才知，昨日往廈門去過夜時，菲凡便擅做主張地賤賣給了常到門口吆喝著：「冊紙、報紙倘賣無」的收破爛的小販，菲凡的話音一落，菲妮便失聲地喊了起來：「你怎麼能這樣啊？書報的主人是我的啊。那是跟著我幾十年的書報啊，你得去把它給我



贖回來啊！」說完嗚嗚地哭了起來，中燴和雲姨聞聲趕來，中燴知道菲妮珍惜的書報被當作廢紙賤賣掉，一臉鐵青，悶悶不樂；雲姨一見便覺不妙，一邊安慰菲妮，一邊罵著菲凡。雲姨知道，這事若換成是菲龍做的，那一定會受皮肉之苦的，雖是獨子，但中燴絕不會手軟和輕饒的，而落在菲凡身上就不同了，她是隨母親再嫁到顏家的，一旦打罵了她，就等於是「後母虐待前妻子」一樣地令他聲名狼藉了，因此，中燴不責怪，而是眉頭緊鎖，歎著氣站在一旁。菲凡也為自己的闖禍急得直跺腳。菲妮還在抹著淚和抽噎著，中燴深知，失去了多年珍愛的書報的痛楚。這一點，菲妮是他百分百的真傳，且是有過之而無不及，對詩、文、書、畫的共同愛好，使中燴痛心疾首。為平復菲妮失去書報的傷感，他對菲妮說：「我會到廢品收購站去找回來的。」菲凡一聽，忙不迭地說：「爸，還是我去吧。」說完，一溜煙便不見了。

菲妮吃著雲姨煮的蛋湯麵後，鼓起的氣也消了許多。這時菲龍拿了一封已拆開的信說：「姐，這是心怡姐自香港寄來給你的。」菲妮接過信後問道：「誰拆的？」，菲龍心虛地嚙嚙道：「菲凡瞎我不敢拆，我便拆了。」「豬頭，你中了她的激將法，以後凡有我的信，通通交給老爸處理，聽見了沒？」

(〇〇七)

錢昆歐遊打油詩 車上掠影

村莊坐落高崗，
翠綠河水慢流淌。
遠處一片廣袤地，
山腳河流架橋樑。

